

首獎

作品

B級品

得獎者

陳二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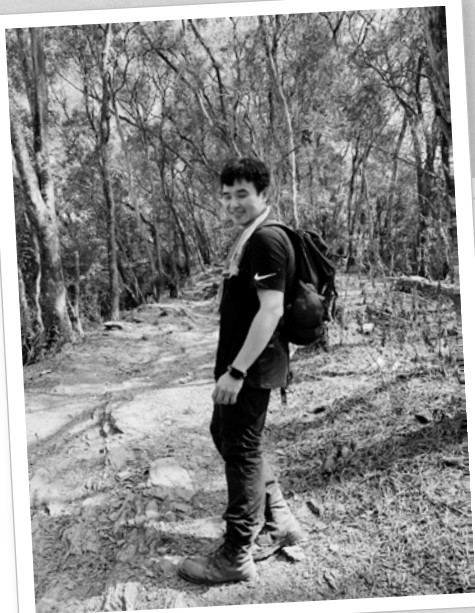
陳二源，一九九一年生，屏東人，台師大科技系畢業。花農之子，前花農。想像朋友寫作會一員，想像文學收音機主持人之一。曾獲高雄青年文學獎、新北市文學獎、桃城文學獎等。

得獎感言

這篇最初的雛形是散文。

幸運的是，你現在看到的，是一篇小說，所以很多情節都不是真的。

不幸的是，你所看到的，小說裡的故事，仍在這個世界上，真實地發生著。



B級品

東北季風吹拂，但在屏東並不感覺冷，站在冷藏的大冰庫內，這裡的溫度更讓我感覺到冬天。我正在將百合竹裝箱。

「所以這是竹子嗎？」站在旁邊的哥問。「不是。」我回他。「那爲什麼要這樣叫？」他一邊拿起手機說網路上寫有好幾種叫法。「拍賣市場代碼FY057，百合竹，他們規定就這樣叫。」我說。

拿起一把，直挺挺的，確實很像竹子，但更像細長的鯊魚劍，只不過劍刺是更長更軟的金邊綠葉。大冰庫裡，六十公分長的是A 6，七十公分的是A 7，交叉疊放進白色長紙箱，最上面幾把，全是A級中的A級，全優良品，收成那批裡最好的——花卉市場的拍賣員會拿起來展示的。

裝箱完，將三箱百合竹載到農會集運，我問哥要不要一起去。

「我昨天太晚睡，回去瞇一下。你回來再叫我。」

手排貨車沿著家旁邊的大排水圳前進，在萬丹公園旁的農會下貨，退後折返，萬丹大排的水是混濁的深綠，曾經看過黑的、死豬、垃圾在裡頭，早已見怪不怪。

停好車，打電話叫哥，他說：「再睡十分鐘。」

我穿上雨鞋下田。

放眼望去，黃綠色的百合竹是浪，綠色劍形葉面，金黃色的細長邊，有太多是頂端彎曲的，那是B級的海。

剪完最後一排百合竹時，哥才走來田頭，十一點了，他手上拎著兩個便當問：「還在剪喔？」

「就你起不來啊。」我沒有說，但我想他也知道。

午餐過後的時間，我們會玩幾場摺，摺是線上遊戲英雄聯盟的簡稱，每一回合是五人和五人的對戰，每一個玩家可以在超過一百個角色裡選擇，摺具有讓玩家間排名的積分模式，贏下愈多場得到更高的牌階，哥不玩這種模式。我們只打爲了樂趣的普通模式。

兩點上工，有時會晚一些，沒有人會說這樣不好，說「應該要勤勞」不中聽的實話，畢竟哥是代理的一家之主。

百合竹疊在一起，第一步驟是分類。

平整的工作平台上，有兩條平行間隔的黑線，從平台底端量起分別是六十與七十公分，我點好蚊香，坐上半板凳，打開手機的隨選歌單，第一首是〈明日再攔來〉，像是鼓勵又像藉口，手中拿起第一枝百合竹，分類的步驟像是流程圖，第一步是分出那些直挺不彎的A級，下一步是比對黑線，分出六十與七十的兩堆，剩下那些枝幹彎曲的，無論幾公分，都是B級的。

哥從屋裡出來時，比較早開始分類的我已經堆滿了一大疊百合竹。

他通常從六十公分的著手，十枝一束，頂端對齊，最底部以修枝剪切平，剝掉最下方約食指長的葉子，剝除處用橡皮筋纏繞，完成一把。

「要不要你分，我來綁？」最一開始時我問，綁畢竟是比較難的工作。他說他可以。

綁起花，他說，你看這像不像一種藝術？

「哪裡藝術？你綁快一點比較實在。」我在旁邊笑著說。他說你看花跟人一樣，胖瘦美醜，一把理想的花束，不是每枝都是理想的樣子——枝幹粗葉子茂密，A級中的A級。不少百合竹是細一點疏一些，或葉上有病斑——如同人，要按照美醜胖瘦調整隊形，每一把，每個隊裡均勻安排，和諧，每一把看起來都不會太差。

「嗯。」我說。但，記得要留幾把最優的，裝箱用。

他說：「雖然我不是很懂，但你應該是對的，畢竟你留在家這麼久。」我沒有說話。

三十幾把，綁完大概四點，我們一起把花放進水兩分滿的橘桶，直立。「這樣出貨時花比較綠。」我說。放了三桶，好少，不足以撐起整個家的數量，明日再攔來，我跟自己說。

整理好花上樓拜拜，跟奉祀的土地公神像，陳家列祖列宗牌位，講的話每天都一樣，病好，兩個字講到都沒有感情，跟中頭獎的樂透那樣，不知道是說給神還是自己聽。

傍晚，我們機車雙載，三十分鐘，大埤路上的醫院，買好晚餐到七樓的病房用餐。呼吸器裡的小鋼球浮標：12，氧氣流速，距離頂端2m還有三格。沒進退，對於病房是壞消息。爸入院的原因是肺

炎，但入院只是爲了延緩惡化，他的病，肺部纖維化，並沒有辦法痊癒。我們都清楚，肺部像愈來愈沒有葉片的植物，逐漸失去功能，無法有效交換氣體，呼吸愈來愈困難。第三次入院我們早已有底，還剩多少時間？

「這三天剪的，明天可以出兩箱A的，一箱B的。」哥說。媽說那是我們以前一天的量，沒再說什麼，只是笑。「早一點起來，幫你弟。」

我低頭扒著便當，看向哥，他夾雜著肉跟菜的嘴吐出一個含糊的好。媽交代我週末要施肥跟噴藥，我點頭，繼續低頭扒飯。

「叫你拍的照片有拍嗎？」手機的訊息響起，是爸。戴著呼吸器的他沒力氣講話，即便就在身邊，第二次入院後就總以訊息發言。我抬頭，他的飯只吃一半就停止，戴起連接氣氣的面罩，低頭看著手機。「有。」我回。從他側邊的角度，我看著他從訊息的視窗，切到查詢花卉今日拍賣行情的網站，停在查詢完成的畫面。

台北市場，今天A級的，我們是最低價，已經查過的我知道。他看著，直到畫面變暗，只剩下鏡似的螢幕照著自己。

又是雙載回程，風夾著哥的話：「那些肥那些藥，媽剛才說的四十三號是有機肥嗎？啊藥你會噴喔？」他繼續說：「啊我都不知道，我實在是……」風切的聲音太大，後面的聲音我聽不清楚。

「嗯。那些我用就好。」我說，聲音跟著下橋的車下沉，轉彎，拋離在轉角。

「你要吃什麼嗎？」在便利商店前停下，他問。我搖頭。

「還有錢嗎？」我問。他說買飯完還有剩。

不久，他拎了一袋出來，吊在機車前方的勾上，發出玻璃碰撞的聲音。

返家時天已暗，我在前後門點了蚊香，餵兩條狗吃飯。屏東的冬天不冷，但也沒有夏日豔。家裡裝的是太陽能，第一天下田後哥會問要不要開手動加熱。「就我們兩個而已，燒熱水就好。」我說。燒好熱水後我說：「你先洗。」每天都是這樣的。

洗好後我們又打了幾場摗，摗是以四十五度角鏡向對稱的遊戲地圖，雙方的玩家分成四個路線，我們兩個通常是打地圖最下方，習慣稱為下路的位置，他是攻擊手我是輔助，他的角色選擇雖多但大同小異，都是玻璃大砲類型，戰鬥力高，但脆弱，遭受持續攻擊很容易陣亡。而輔助的選擇五花八門：俗稱奶媽的補師、突襲的開戰角、添加防護罩的保排……

「今天要玩什麼？」我在麥克風裡說，雖然同在一個屋簷下，但我們在各自的房間裡打摗。

「瑟雷西啊。」他說，他最喜歡我選的角色。骷髏外表，冒著綠色火焰，他既能拋出鎖鏈控制敵人，又同時具有俗稱「燈籠」，可以快速將他帶離危險位置的技能。它是最常選的角色，但它需要細膩操控以及判斷，我其實並不是那麼喜歡它。

「我們要打rank了。」打了五場，我說。決定玩家排名的積分對戰。

「掰。」他離開了遊戲的聊天室。

打完rank走到客廳，他躺在沙發上半臥。桌上是已經空的小玻璃瓶跟汽水空罐。

「幹嘛還要加可樂？調酒喔。」我問。

他指了指玻璃瓶：「高粱那麼烈，誰喝得下去。」

「那幹嘛不喝不烈的？」「這好喝啊，你不喝酒你不懂啦。」他說得沒錯。

「我明天會起來啦。」他說。

燒水時滑手機，傍晚傳給爸的照片已被他po在臉書地方社團的買賣區——「兩尺半魚缸含下櫃（木心板），不養魚了出售，一起帶四千元」。媽跟哥按了讚，我也補上。

魚死的時候是爸第二次入院，我還沒休學前。魚缸的打氣幫浦應該是我出門後故障的，回家時魚都已經浮腫在水面上。「沒有力氣再顧這些了。」媽說。不再有魚的魚缸仍放在客廳，像一個巨型的空盆栽，但也沒人在意了。

換我洗了，開水滾的時候進入浴室開始計算。

洗了多少次把燒滾的水放在洗手台的臉盆和冷水，洗到都已經記得，洗髮乳按一次，七瓢，沐浴乳按二次，十瓢，一天裡有熱水的時間。我以為克難，後來從寒流冷冷的田回來，才覺得是幸福。比沒有多一點就算幸福。

「剛畢業回來的我像個B級的，B級農夫，什麼陳家最會讀書的小孩，幹。」哥講電話的聲音

從牆壁的另一端傳來。我將水瓢裝滿，淋上，水落擊地面的聲響蓋住聲音。

滴答的雨聲這時從外面傳來，突然覺得冷，也許喝口高粱會暖一些，但馬上就打消念頭。哪需要喝酒，我早就習慣了。

習慣一樣的時間起來，餵狗，拜拜，準備裝箱，冬天的太陽通常這時剛升起，但今天雨聲並沒有停歇。穿起架上舊的羽絨外套，將白色長箱拿入大冰庫，裝百合竹的橘桶都已注水，要將它們拖出冰庫外太費工，直接在庫裡裝箱才是最佳解。這是爸多年的心得。

裝箱，一樣是全優良品放頂面，我曾問：「大家不都知道最上面一定是故意放的嗎？」

「至少你有東西可以放。」爸曾經這樣回答。這是技術。技術，我想，更不如說是一種偽裝，底下的那些也必須不錯，他曾說，如果太差買家吃一次虧就不會再標高價，至少維持不要太爛。

「你都裝好了喔？」哥進來時九點，他乾笑了兩聲。

「我剩下B的還沒裝。」我說，「你不是說要早起？」

「宿醉啦。」我叫他去寫箱子跟貨單。

跟著他把裝好的箱子搬出去，把麥克筆交給他寫上頭的欄位。

他的麥克筆懸在空中，「供應人代號？」他問。

我說了前面的字母UM後，他馬上講出後面的一串數字，問說是嗎？

「對，家裡的，你還記得喔？」「厲害吧。這麼多年沒用。」我拍了幾下手，他說幹。

寫好後他進來冰庫，問：「今天不剪嗎？」

「下雨，就休息一天。」今天無薪假啦，不能吃消夜，不然你穿雨衣下去。我笑。

將花載去農會集運回來，他還真的穿雨衣下去剪了。

「你發瘋喔？」我問。他說：「你昨天有工作，今天換我。」

穿著雨衣，我和他並排，剪下，平放入麻布袋，再剪下，前進。我想起他回鄉後，第一次剪是我教他的。

拿著標有六十與七十公分，代表A 6與A 7的木棍，從最上端對齊，剪下符合長度的百合竹。

「這個上面長得彎彎的還要嗎？」他問。

正常的百合竹在下種後開始向上生長，將葉劍狀披針形，像是直立鯊魚劍的第一枝百合竹採剪以後，新芽會從斷裂處長出，加上從根及莖上冒出的新芽，一分為多，在種植一年後採收量逐漸增加。現在是我們家第四年，百合竹達成熟期，理應遍地金黃的時候。

本在照顧下它們如期挺立在日頭下，爸的病卻猛然來到，等著它們的不是拍賣市場的競價，而是無人整理，開始承受不住重量與各種方向的風，彎曲斜長。而因為最上端還是有向光性，自然就彎了。

我的大學學業也在那時彎曲，轉彎，急駛入田。

哥那時大四，剛確定要延畢。

「念那麼好的學校，只差一點就要畢業了。」媽說。再撐一下。

那天晚上，我正打開摟，她走到我背後，說希望我能休學回來幫忙，我沒有回應。耳罩式耳機裡傳來哥與朋友們的聲音。「你明明就在這裡玩遊戲啊。」我說，我的麥克風沒有打開。

「你有沒有聽到？」媽更靠近了，近得不得不回應。「知道了。」我說，沒有回頭看她。摟的角色選擇畫面，我點下琴仙索娜，奶媽型的輔助，在隊伍後方上護盾及補血的角色，哥最討厭的類型。

我沒有理會那些耳機傳來的拒絕聲音——「不要，不要這隻。」「選瑟雷西啦！」「怎麼都不講話？」

畢竟索娜的設定是啞巴。「我麥克風好像壞了。」我打字回。不管什麼角色不都一樣嗎？輔助就是輔助，拿最少的資源，做好視野、提醒隊友危險、指揮每一個會戰。

但今天的我是啞的，只能用遊戲中的符號，盡可能告訴他們——紅色的驚歎，這裡沒有視野，可能有埋伏，危險；藍色的旗幟，我們下路要被包圍，請求支援；綠色的箭頭，我正在路上了，不要太急躁。

雙方的會戰開啓，我的綠色箭頭才剛ping，隊形還沒整理好，哥已經衝出去了，我到的時候，他的頭像已經變成黑白，死亡，補師也無能為力。輸掉這場後，他在語音裡繼續抱怨著：「這場沒人保我怎麼輸出？」「你如果選瑟雷西，剛才就可以給我燈籠，我就不會死了。」那本來就不是我的責

任。

我打字回：「我麥克風有問題，今天休了。」我打開麥克風，用力敲打鍵盤，發出碰碰碰的聲響，然後將全部的畫面都關閉。

睡前，手機上傳來他的訊息：「你不打，換我去玩輔助，輔助真的好難喔，視野原來那麼難做，而且錢好少，裝備好難買。你今天索娜玩得滿好的，是我們其他人失誤太多。」

過了幾分鐘訊息又響起，他說：「半年，我畢業了就回去幫你。」我點開，已讀不回。睡前，翻來覆去好久，還是打開手機，回了他一個OK的貼圖。

後面他繼續傳的訊息是：「辛苦你了。」直到他收回時我都還沒點開。我回：「？」他說：「沒事。」

下田，眼前的百合竹有太多是下方筆直，上端卻左右彎曲，程度不一，千奇百怪。小弧度的還可以留著，超過太多的——「就不要了。剪斷，讓它重長。」我說。

雨的溼沾染在葉面，剪下百合竹時滴在手上，一枝一枝地剪，那些雨水的觸感，像從手上的接縫處滲進來，又或者是在塑膠雨衣裡的悶，身體逐漸潮溼變重，也許乾脆就脫掉淋雨更實在些。雨鞋上的泥巴經過走動，有些沾染到葉上，沒關係，只是看了礙眼，回去洗掉就好了我想。我看向走在前方，另一排走道的哥，他彎腰剪下，前進，再彎腰剪下，他的雨褲，手上，也都是泥巴的痕跡，很難

受吧？收工。我們卻誰也沒這麼說，忍耐一下，再忍耐一下。我想。種下這些百合竹的時候，四年前也下著雨。

跟現在不一樣的是，那是夏日，太悶熱的午後陣雨。

百合竹的種植方式是扦插，爸從另一塊地，年老的百合竹上剪下一段段的栽，我走在前頭，依據著買來種植用的塑膠布上，挖好的洞放栽，爸與媽在後頭用鏟子將它們種下，落下的雨讓蹲踞著的腳更加地沉，休息喝水時抽起菸的爸碎念起：「種這麼慢，就少一個人，連拜託他回來幫忙都不行喔？」媽說他要期末考了讓他多讀點書。爸繼續念：「讀書就這麼難嗎？都讀去哪了，學校沒教他要孝順是不是？」

我將水壺放下，繼續放栽去，爸的聲音愈來愈遠，卻仍未停歇。以前他總這麼念哥，應該說，從哥從鄉裡的國中畢業，到隔壁的高雄讀高中後。「花這麼多錢給你補習，你成績這樣能看嗎？」一直到後來，直到哥說：「我不補了。」他才不再這麼說。

我知道哥沒有不回來，我知道他是記得的，種百合竹的前一天是我生日，他的訊息在午夜響起：「我轉了三千給你，去買你喜歡的東西吧。」

「那麼好喔，可是你生日我都沒送你。」我回，我知道那是他將近一個月生活費的半數。「你可以補一下，買支iPhone給我。」他說。我回了一個口袋空空貼圖。他回了一個哈哈。

魚缸賣不掉，爸在臉書社團又發了新的一則：「鍍鋅管，長十五公尺重約三十公斤，一支六百有

四十支，十年仍完全不鏽，租地種龜背芋，地主把地賣了，只好拆賣。萬丹面交。」依舊是我們三人先按了讚。雖然地主並沒有賣地，但那些鍍鋅管們確實躺在家的埕的邊牆旁。

那是爸第二次入院後，像是確認自己真的已經無法工作，他將租地退租，網室請人拆掉，那些網室用的管，拆的人說那麼舊不收。只好先囤積起來。媽說：「先放著，等你身體好起來我們可以重搭。嗯？」爸舉起自己的右手，靜靜地看著，沒有說任何話。

再次出院回家時，爸已經幾乎不能走了，臉上的面罩連結著房裡的呼吸器，透明供氧線的長度，就是他生活的極限距離。大部分的時間，他都待在房裡，看著哥帶回來的那些書，哥在家人群組裡問：「你要看誰的，哪一國的，我再去幫你借。」

他回：「你帶回來的夠了，反正我看不完。」

媽大部分的時間都在家裡陪爸，但哥已經能八點下田了。每天的工作如常——出貨、採收、綁花、上網查行情。

台中市場，A6一件，一百七十枝，單價四元。最高價七。FY057，固定晚上八點，五大拍賣市場的價錢差不多都出來，我們的百合竹只寄送台北跟台中市場。

「爲什麼不送另外三個市場？」哥問。我說那是默契，供應人跟批發商有了默契，就固定會標哪家的花，也曾去過其他的，但價格最好的就都在這兩個，久了，就變習慣。

「明明是一樣的花。」哥說。「就不是我們能決定的。」我回，學著爸的語氣。自從爸住院後，

我們家的花還是有人買，只是價格浮沉，那些人不再給我們最高價。

「你們是不是把太多B的混進去。」媽看完行情皺眉，說熟識的拍賣員有打給她抱怨。

「有什麼辦法？」我說，良品沒那麼多，彎曲一點點的當A的用。

生活多的是偽裝。

爸回來的第二個下午，產銷班的國良班長跟隔壁肥料工廠的王老闆來看爸，兩個人都帶著營養品，不約而同地問：「還好嗎？」爸坐在客廳的沙發，媽泡茶，代替他輕輕地回答：「就當做一個劫，還過得去。」

過得去嗎？農會存摺的數字騙不了人，還是得裝下去，我跟自己說爸從不示弱，得幫他裝，覺得在騙自己。哥起身，說他要出去綁花了。我跟著出去。

放起音樂，哥的播放清單是我沒聽過的英文歌，唯一相同的是第一首是〈明日再攔來〉。

仍是我分類，他綁著。他拿起一枝上頭微彎，被我分成A級的，問：「再這樣下去會不會殘貨？」整箱歸零，還要負擔運費。還沒等到我回答，他說：「管他的，能裝就繼續裝。」

只能繼續這樣下去——讓拍賣員拿起最頂面的良品展示，展示這個家還很好，即使箱底已經彎曲成歉疚的束。我們沒有辦法。

「要不要考公務員？」晚餐時媽問。

「我考不上。」哥說。

「參考書、補習班，貴一點也無所謂，家裡出。」媽說，憑你的腦袋應該沒有問題，她繼續說：「家裡的事，弟弟會處理。」我沒有說話。

哥也沒有。

一樣是打開遊戲機，跟我玩著不排積分的普通模式。今天，我手氣正旺，玩的依舊是哥喜歡的瑟雷西，我的鎖鏈幾乎每次都中，哥的弓箭手跟上，打滿輸出，收割，拿下勝利。結束後由本隊隊友票選本場最佳玩家，毫無意外由他拿下。

「我覺得你才是這場MVP。」哥說，你幾乎沒有失誤，關鍵的雙方會戰幾乎都是你開啓的。

「畢竟你攻擊輸出最高。」我說。輔助本來就是綠葉，你不一樣啊，我想。

哥是隊伍的核心，從以前到現在，是盛大的黃與紅，一直是那樣的。

上高中前，他是家中的第三主力，爸媽體力正值壯年，家裡種的還不是如今體力負荷較輕的葉材，是菊花、劍蘭那些鮮豔的色，他時常跟爸媽一起綁花到晚上。

在鄉裡國中全校前幾名，又會幫忙家裡農事。在那裡，只有前幾名的學生，才能考上跨區，高雄的第一志願。

「我到高中才發現，怎麼念也跟不上人家，考大學運氣好，又去了我根本不夠格的地方……」洗澡時從牆的彼端傳來他的聲音。

「你知道嗎？我真希望休學的是我，不是我弟。」他說。

我加快舀水的速度，讓他的聲音隱沒。已經夠了。

爸曾說：「你們以後不要做這行。」媽叫我休學回家幫忙的那天，我想起這個。

「你回去把書念完吧。」洗好澡出來，他對我說。

他的高粱已經換成料理用米酒，一樣，配著可樂喝。

「這樣好喝嗎？」我問。

「反正喝下去都一樣啊。」他回。

「但米酒比較便宜？」

「對。你也知道。」

「那你要去考試嗎？」我問。

「已經連高粱都得換成這個了，如果我去讀書，不就又剩下你一個人？」他頭倚在沙發搖著酒杯，長長地呼出一口氣。

「晚安。」我說。

週日不採收，是比較放鬆的施肥日。斜揸著肥料桶，我們戴著粗布手套，並肩。

我們把四十三號有機肥撒在田溝，邊撒哥邊說草實在太多，肥料都給它們吃就飽了。我看著他

撒，邊說他手勢不對，有機肥沒有散開，一坨坨地落著，我說：「你手掌要再開一點。」他回：「知道了。不過你看，有差嗎？」

溝裡那些牛筋、咸豐、地錢草，有些肥根本連土都沒碰到，卡在上頭，有些百合竹太長也整個垂倒在溝裡，有些上頭被藤纏繞，整塊田長得又雜又亂。

我們也只能繼續前走，撒肥剪枝，等它們重長。

坐在田頭喝水，眼前的是仍多數彎曲的百合竹。

「把這些B的剪完，好好顧，以後就都是A的了。」他說，突然他想到什麼似的，他指著百合竹外側，往下凹折的枝問：「這是什麼？」

成熟的百合竹一棵最內側可以長三到五枝直立的，再外側，則是爸教我的獨家招式。

「這些都是B的，或彎得根本不能賣的。」我指著那些，被凹向下，以幾枝為一組，如編髮辮般交錯彎折。

「這叫營養枝。」我說。活著繼續行光合作用，為重要的主幹提供養分。

「這樣有點可憐。」哥想了一下，才緩慢地講。

「但這些也是扦插時，那些幼栽的來源。」我說。

我突然想起要我休學時媽說的話，想起自己還真聽話，好像這輩子所有事都是照著他們安排的。天氣愈熱總產量變高，價格開始要沒那麼好了。前一天媽說：「B的，就不要再放。反正，就

折下去當營養枝。」

「知道了。」我說。營養枝，我比誰都還懂。

施完肥，我把自動灑水打開，連接在百合竹田裡的水管輸送，噴頭旋轉，像霧狀的雨。

我跟哥在旁邊看著，眼前濛濛的。

「這幾年空氣變得好差。」哥說，都像是這樣。

我說這幾年家附近的地很多變成了工廠，那些農地一片片地被賣掉，那些不該長在這裡的鐵皮，一棟又一棟地冒出。

「不能去檢舉嗎？」他說，隨後自己笑了笑，有用嗎？

我沒說，你在台北的時候，爸曾經檢舉過，我們家的大門連續好幾次半夜被人拿鐵棍敲。爸說不要跟你哥講。爸說：「以後我們不要住這裡，搬去市區。」誰才是該離開的那個我不明白，那是人家種了一輩子的地啊，但那些人好像才是A的。

我們依舊收著那些歪斜的百合竹，每日查著已經不失望的行情生活。

爸叮嚀過B級的只能寄高雄，一把賣個二十，當做賺到。

「你們不要再寄台北了。」晚餐時，群組裡爸說。他貼照片：台北一件，B級，殘貨。

「台北價錢好。」哥回。「台北不要B的。」爸答，再補上一句：「你們台北人就是難搞。」

他說得太用力，吃的東西噙到，猛烈地咳嗽。

「對啦。」哥說。他不再開口。

樓玩沒幾場，手機震動，是爸：「玩這個是有什麼前途？」照片是我們兩個坐在電腦前的背影。這場哥打得躁動，拚命向前，冒著風險拚命攻擊，十賭九輸，總是回不來，我也因為太過向前一起陣亡。

「有夠爛的下路。」打完時不認識的隊友說。

「廢物。」哥回完，馬上關掉遊戲。

「玩下一場就好了。」我說。

他卻不再回來。我知道他是走到客廳，去喝他的米酒可樂了。

樓的每一次對戰都是新的，五對五，即使輪掉這場，關掉，下一場選擇角色，又是所有數據從零的開始。你明白嗎？我想。跟人生一點都不一樣。

只是今晚的積分對戰我也打得特別差勁，一路從金色階級降到銀色。

又怎麼樣呢？我看著已經關閉的螢幕想，從PR50到PR70，只是不同程度的B級品。如果是哥，可以打到什麼階級呢？但也只是空想，他早已拒絕太多次我打積分的邀請。

「不然怎麼樣才有前途？」哥回。那是群組最後一則訊息。

我知道爸還沒看到。因為手機螢幕亮起通知，爸剛好新的拍賣文：厚木板，長三百三十公分寬一百二十公分，售四千，附兩張一百公分長木椅。

上頭是比木頭還要更深的沉積顏色，水漬，切割劃過的刀痕。

「大哥，這個社團叫撿便宜，不是撿垃圾。」「放眼整個社團都是相當炸裂的存在。」我們還沒按讚，底下的留言不斷冒出。

那才不是垃圾，我想回，而我更想回的是，爸，這是我們的工作檯。

爸，已經連這個都要賣了嗎？

爸在拍賣文底下跟人大吵了，累積了一百多則留言，每天都有零星的新回應，只是過了幾天，那些留言底下不再出現爸的頭像。

「他去醫院了。」王老闆來的那天，我說。早上爸再次入院。因嗆到導致的吸入性肺炎。我問，怎麼了嗎？

「你爸上次買肥開給我的票快到期了，你幫我跟他說……」王老闆講到一半突然停住，咬著上嘴唇，沉默了幾秒，然後左手舉起來回擺動：「媽的，算了算了，人都送去醫院，你先不要講好了。」講完後他歎了幾口氣，沒跟我們再見就走了。

我問哥，怎麼辦？我們的沉默被電話打破。

「你爸上來加護病房了。」媽說，聲音很重，但用力，繼續說：「採訪時間是早上九點跟晚上七

點。跟你哥來看他。」她沒有哭。

怎麼樣算是活著呢。去醫院的路上我想。

插管的爸，只剩下那些儀器運作的聲音響著，那些螢幕上的波形與數字，搭配醫師告知的病情，彷彿是物體毀壞倒數計時的觀察紀錄。

哥坐在爸旁邊，臉貼近，輕輕地說著什麼，再說著什麼，他的拳頭在膝上攥得緊緊的，卻什麼都沒握住。最後，他將爸的手機從袋裡拿出來，說，今天的早安你都還沒回。

採訪時只能兩人，我想出去換媽，哥起身拍住我的肩膀，說：「換你。」

我走到父親身旁坐下，除了儀器，安靜到能聽得見外面護理師的講話聲，如果平時，這時間應該在吃飯吧，爸會邊吃邊宣布剛查完的行情，如果看到他直接走去外面抽菸，那就不要再問。

「整塊地已經收成過一輪了。」我終於開口，下次再剪，價格會上去的。不會再殘貨了，不會了。

「你先洗。」回到家的我說。打開電腦，查完本日行情，再一次打在群組，今天只有出貨B的，一把二十元，最高價，很好了，我想，真的已經很好了。

家人群組的上一則訊息，只剩下爸拍的我跟哥打遊戲的背影，以及「玩這個有什麼前途？」懸著，哥的訊息已經收回，空蕩蕩的，不再有回答。

在加護病房外的長廊等待，時間到，入內，直到探訪時間結束，始終無人應答。

「我當時爲什麼要那樣回他？」那幾天洗澡，我已經聽了無數次。很多東西是收回不了的。終於我去拿爸的手機，將爸的訊息也按下按鍵。我與哥打摟的背影及訊息變成「已收回」。

隔天清晨，他就走了。

從醫院回來的路，我跟哥依舊雙載，那是個詭異的天氣，落著打到臉會痛的大雨，卻出著太陽，只是我們誰也沒有拿起車廂裡的雨衣，陽光與雨重重地刺進我們的眼、皮膚、手腳，甚至連穿著衣服的地方都感到發疼，那是那麼地燙，又那麼冷。

爸的喪禮跟他早就交代的一樣極簡，他只有一個堅持，土葬，他終於去和阿公阿嬤作伴了。

「你爸，在上一次出院回來，已經跟王老闆談好了。」媽說。那塊百合竹的地，會賣給他，價錢，談得很好，你們不用擔心。

公祭時，哥問王老闆：「能不能讓我們再收成一次。」他說好。

那是我整場喪禮，唯一記得的事。

依舊是如常，拿著標有六十與七十公分，代表A6與A7的木棍，從最上端對齊，剪下符合長度的百合竹。只是哥已經比我起得還早了。每天早上都上樓拜拜，土地公，陳家列祖列宗，阿公阿嬤，拜託你們多照顧爸，明年對年再引靈回來。

綁花，一樣我分類，他綁，他不再說話，第一天收成，〈明日再攔來〉播到一半他按停止，換成遊戲摟的背景音樂。從那天起，歌單只剩下這個。

我洗澡時他一樣在喝米酒可樂，只是不再打電話。

收成倒數三天，他問：「我們最後的這批，全部都送台北。」我點頭。

倒數二天收成完，他拿著麻布袋，將那些營養枝一段段剪下，我問他要種哪裡，他說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我也跟著他剪了一袋又一袋。

最後一天，下田，南風已輕輕吹拂，島嶼的最南端已經開始微燥，頸後已開始感覺到日頭的刺，放眼望去，黃綠色的百合竹是海，只是彎曲的已經沒關係了。不再需要B級品，不再需要賣的那天，已經沒有B級品了。

我要噴水，他說。我說好。

按下開關，旋轉的噴頭再次讓前方變得霧濛濛，他緩緩走進，水淋濕的他的身體，他蹲下，雙手用力環抱前方的百合竹，用力地，嘶吼似地哭了起來，我的眼前因為水，逐漸開始變得模糊，他的身影在水霧裡，被百合竹包圍，好像在不冷的屏東下起黃綠色的雪花。

農村小說的新調

黃美娥

〈B級品〉描述屏東種植百合竹農家的故事，因父親生病，兩位在學中的兒子，先後被迫返鄉成了青農。「青農返鄉」是當代性熱門話題，本該昂揚進取才符合社會期待，但本文卻進行逆寫，故有了不同的關照。小說一方面接續台灣農村小說書寫傳統，道出農村世代交替青黃不接窘境，也對大量農田變成工廠的土地問題有所警議，並暗諷台北、高雄市場交易內幕，但更多則是流露「人生實難」的無奈。一旦面臨家變，誰該當家中的「營養枝」犧牲自己，從此接受彎曲變形的人生？究竟怎樣才算真正有前途？作者用筆簡潔克制，不讓悲情泛濫，而夜晚各在房間打電玩看似各有心事的兄弟兩人，透過線上遊戲角色妙喻互動關係，背後實是相濡以沫，遂使返鄉哀歌委婉動人，並且增添幾分現代感的趣味，因而造就本文特殊風格。另外，以篇題「B級品」進行多重譬喻，層層遞進又交相詰問，讀來毫無冷場，作者精心設計讓人激賞。